

纸牢笼

纸系列三部曲

梁奕◎著

在生与死的选择上可以很容易分别出哪些是投机分子，
哪些是坚定的革命者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纸系列三部曲

纸牢笼

梁奕◎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纸牢笼 / 梁奕 著 . — 北京 : 东方出版社 , 2014.7

ISBN 978-7-5060-7614-2

I. ①纸… II. ①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61264 号

纸牢笼

(ZHI LAOLONG)

作 者 : 梁 奕

责任编辑 : 简以宁 杨 灿

出 版 :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 100706

印 刷 :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710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 16

字 数 : 203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60-7614-2

定 价 : 32.00 元

发行电话 : (010) 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 ,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 请拨打电话 : (010) 64258029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引子	001
第二章 台湾	013
第三章 情窦	029
第四章 绝地	047
第五章 密战	065
第六章 网擒	089
第七章 心战	117
第八章 杀戮	131
第九章 围捕	139
第十章 陨落	157





第十一章 绝杀	175
第十二章 挽歌	191
第十三章 反串	199
第十四章 谍殇	219
第十五章 救赎	233



第一章 引子

THE FIRST CHAPTER

“我能证明！他就是潜伏台湾三十八年的中共地下党员，‘特交一号’左乳！这份情报如果早到大陆几十年，台海态势会是另一个样子。”戴精国鹰隼般的眼神异常的冷峻，他一直是那样犀利地注视着左乳。几十年来，他追踪着对手，却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端详过对手。他好像要一次性地看够这个传奇的对手一样，眼睛一眨不眨，直勾勾地盯着左乳，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地吐出来上面那番话。

九八八年开春的广州街头，空气里隐约有着淡淡的草木清香。木棉花渐次开了，街道两旁的上空挂满了含露乍开的木棉花，有嫣红的，有火红的，有猩红的，还有橘红的。远远看去，就像空中悬了无数的小红灯笼，这给广州街道毫无生气的灰色建筑物装点上了喜庆的色彩。这木棉树原产自热带地区的印度，具有极强的耐热性，只是抗寒能力逊色些。偏偏今春遇上“倒春寒”，温差大，忽冷忽热，而且冷的时候气温特别低，人都难以适应，更别说娇嫩的花儿了。天气回暖的三月初，广州街头少许木棉开了花。但栽在民政厅大院内长长的行道两侧的木棉树，只见光秃秃的树枝上缀满了大小不一的花骨朵，却依然不见花开，让人真以为今春不开花了。没想到惊蛰后气温急升，那含苞待放的不见一片叶子的植株竟然大片大片地开花，虽较往年迟了些，但红彤彤的“小灯笼”那如火如荼的磅礴气势，却像在宣告广州的春天终于来了。

广州，省民政厅登记大厅里，只有三三两两的当地居民来办理个人事宜。戴精国平静地坐在大厅的登记桌前，正在注视自己桌前的两个牛皮信封。信封已年代久远，颜色暗淡，边角都有许多不平整的皱褶，没有封口，信封正面用粗粗的毛笔分别写着“林英杰遗书”“张志忠遗书”，信封的落款处很骇人地用繁体字印着台湾国防部保密局的字样。他脸上细细的皱纹看得出六十多岁的年纪，一头干净整洁的短发显得精明干练，挺拔的坐姿让人暗生赞叹，透露出主人是很在乎个人形象的。他那刀削斧砍的脸部轮廓，映射了此时戴精国严峻的心态，特别是那双鹰隼似犀利的眼睛会让与他对视的人不寒而栗。

在戴精国的旁边坐着两位老人正在接耳交流，两位老人的另一边，还坐了一位看上去年纪约有七十岁的满头白发的老人。黝黑的肤色，高山族雅泰人的装束，鹿皮背

心，有红色彩纹装饰的华美的腰带，头上戴了一顶雅泰人的藤条编成的半圆形帽子。外面披了件休闲西装，可西服掩盖不住他身上独有的少数民族老人的气质，沟壑般的皱纹刻写出他艰辛的人生。这副装束出现在台北市都会很抢眼的，在广州街头就更显得有点怪异了。

这位坐着的高山族老人叫左乳，他习惯性地用左手轻轻地点了右胸一下，然后用双手撑着额头，好像一个睡眠不足的人想低头假寐一会儿，实际上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种躲避他人审视自己五官的一种习惯。一位年轻的女办事员走到高山族老人的身边，柔声地说：“老人家，我们帮您查了，您的报告还没有回复，可能还需要您耐心等待一段时间。”高山族老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失落地站起来转身准备离去。

女办事员又走到那位有着鹰隼眼神的老先生面前说：“老人家，我们查了，得到了答复，张志忠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负责人之一，于一九五四年被台湾当局枪杀，但是大陆还一直没有给他定性。这位同样被杀的地下党员林英杰已经被追认为烈士，但很遗憾的是他的妻子陈绿漪女士从台湾逃回来后，没能活到今天，”女办事人员犹豫了一会儿，说，“‘文革’时被造反派整死了。所以这两封信我们暂时没有办法为您转交。”

戴精国喃喃地回了句：“张志忠的太太季芸也被枪毙了。”

高山族老人左乳没走几步，当听到“中共台湾省工委”这个名称时，他像触电似的定住了。他背对着听完女办事员小关和戴精国的对话后，快速地转过身来，冲上前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一把抢过那两份遗书，仔细审视着信封上的文字，他的呼吸声渐渐变得粗重起来，然后他缓缓地抬起头，瞪大了眼睛仔细端详着坐在桌前的戴精国。四目相对，彼此都在搜寻脑海中久远的记忆。戴精国鹰隼般的眼睛惊讶地看着这位他曾经苦苦追捕的神话般的台湾地下党人，高山族老人左乳几乎同时也认出了对方，他的眼里喷射出烈焰，伸出右手有力而坚定地指着戴精国的鼻梁大声叫道：“他是特勤科的，他是军统！他是特务！！”左乳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大，一声比一声有力，一声比一声凄厉，一声比一声震撼。那是发自内心的呐喊，那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喷发，那是夹血带肉的仇恨。

大厅里的人都被这阵大吼吸引过来了。女办事员倒是很冷静地轻声安慰着左乳说：“老人家，您别急。现在虽然没有办法证明您的身份，可您不好乱说人家。”

左乳更加愤怒，他的脸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突起，他一把扯开了鹿皮背心和里面的衬衣，衣扣纷纷飞了出去，袒露出了自己的胸膛。他的胸口和常人不一样的是右胸没有乳头。看到他胸口的人都非常惊讶。他悲愤地叫道：“我是左乳，我是台湾的

中共地下党员啊！”接着他哆哆嗦嗦地撕开裤裆，取出一个油布包着的微缩胶卷，把胶卷急忙展示出来，急切地说道：“这是绝密情报！”

女办事员在左乳扯开衣服时，眼神有些猝不及防的凌乱，把脑袋扭向了一边，并且气愤地说：“别在这耍流氓，谁能证明你是地下党啊？”

“我能证明！他就是潜伏台湾三十八年的中共地下党员，‘特交一号’左乳！这份情报如果早到大陆几十年，台海态势会是另一个样子。”戴精国鹰隼般的眼神异常的冷峻，他一直是那样犀利地注视着左乳。几十年来，他追踪着对手，却从没有这么近距离地端详过对手。他好像要一次性地看够这个传奇的对手一样，眼睛一眨不眨，直勾勾地盯着左乳，嘴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清晰地吐出来上面那番话。

左乳一时糊涂了，他看看戴精国，又看看女办事员，再环顾左右，旋即好像恍然大悟。他厉声叫道：“圈套，圈套，这是你们设的圈套！”微缩胶卷被惊恐的左乳弄到了地上，早已曝光了的胶片散了出来。左乳一把捞起地上的微缩胶卷，深吸了一口气，撒开腿以惊人的速度冲出民政厅的大厅，完全不像刚才那个几近老态龙钟的老人。

戴精国一时惊呆了，当他缓过神来后，那锐利的眼光平和起来。他摇摇头说：“这个小子还能跑，跑起来比狗还快。”

红棉树下，左乳飞速地奔跑、跳跃。他那子弹般的速度和弹簧似的弹跳力与他那苍老的外表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他那一身高山族土著人的打扮与现代化的都市，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路人诧异地注视着这位飞奔的老人。一位吃鸡块的小伙子，被左乳的速度惊呆了，他忘记了把已经递到嘴边的鸡块送进嘴里了。老人擦肩而过的风把小伙子的浅色领带掀动起来，坠下的领带尖掉落到小伙子端着的可乐杯子里。小伙子郁闷地扔掉可乐，甩着领带上的饮料。

两位穿超短裙的红唇女孩跳起来大声叫道：“酷毙了！酷毙了！”女孩飘逸的长发和短裙在广州的街道上翻飞着。

女孩身旁两位一直在偷看她俩的中年男子不屑一顾地说道：“没什么，开麦啦！”两位男子转身逡巡的目光像在寻找摄影机。

左乳仍然高速地奔驰在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上，灵巧地躲闪着路上的行人，跳跃在汽车顶和花坛上，满街的刹车声和惊叫声他充耳不闻。他觉得自己正跑在海滩上、田野间；跳跃在礁石上、灌木丛。高楼大厦幻变成崇山峻岭，街道上的行人则幻变成保密局的缉捕人员。耳旁回响着“四月指示”：“通过劳动深入农村、山区；禁止坐火车、坐汽车，不走公路、大路，专门走小路、夜路，住山寨、山洞、溪边、荒地、丛

林。”“四月指示”是中共台湾省工委被剿灭后，一九五〇年四月台湾地下党为了躲避国民党保密局的追捕，紧急制定的应对原则。左乳从第一次接到“四月指示”起就一丝不苟地坚决执行。

在台湾一九八七年宣布解除“戒严”前，长期命悬一线的逃亡经历已使左乳患上了精神分裂症。只要开始奔跑，他就会感觉到保密局在追捕自己，于是他越跑越快，直到他精疲力竭跑不动为止。左乳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时就是长跑和跳远的双项冠军。在“四月指示”后的三十八年里，左乳从没有坐过火车和汽车，也从不走公路大路，从没有住过像样的房子，他是一个远离了正常人起居行为的地下党员，一个脱离了现代生活的间谍。

奔跑中，他时不时地摸一下的地方，放着他三十八年前收到的最后一封情报，这是一封没有送出去的情报，它成了左乳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它承载的使命感是左乳孤军奋战、历经艰险活下去的源泉。左乳已经把自己的命运和这个小小的微缩胶片暗盒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它就像是左乳身上的一个部件，已与他密不可分。左乳已经养成了不停摸裤裆的习惯动作，那里就是微缩胶卷藏身的地方。也许是长期的野外生活使他身手矫健，奔跑如风，也许又是无穷尽的追捕造成的巨大精神压力让他满头白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苍老许多。

一九八七年台湾开禁，台湾公民可以返回大陆探亲、旅游了，左乳终于可以回到他朝思暮想的党的怀抱。他想趁这次合法返乡逃回大陆，把情报提交上级。他曾经千方百计地想回到这块土地，但是无论如何他突破不了台湾海峡的铜墙铁壁，那是两军对垒的前沿，他在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后只能是望洋兴叹。他没想到的是这道天堑终于被时间给突破了，没有什么鸿沟经得住岁月的消磨。他仅仅只用了几个小时，就从台北飞到了香港，又从香港飞到了大陆。

飞行的路线是短暂的，但是归队的路程又是那么漫长。他到目前为止仍未被组织接纳，已经没有哪位首长可以来确定自己的身份了。当年那位让他“归队时就敞开心怀露出只有一个乳头的胸膛大声说：‘我是左乳，我是地下党！’我们就知道是左乳回来了”的新四军首长音容还在记忆里，却遍寻不见他的踪影。

左乳在台湾逃亡期间，曾经千百次地想象自己回到大陆归队的情景。他确信自己的荣归肯定会掀起山呼海啸般的浪潮，鲜花、欢呼、勋章、泪水……他以充满最浪漫的激情梦想打发着饥饿的日子，抚慰着自己进入一个个孤独的梦乡。他赖以仰仗的凭据就是自己独特的身体结构，有这个绝无冒牌的一个乳头，他从来不担心找不到家，

不担心自己的娘认不出自己。首长说过即使自己整了容，只要自己敞开胸膛，战友们就会认出自己。

但是左乳没有想到悠悠岁月能改变阻碍海峡的天堑，也同样能改变一个组织的结构，改变一个团队的记忆。他记得的部队番号已经成为了历史，他记得的战友已经杳无踪迹。他本来是军队秘密派出去的谍报人员，现在却要报请组织部门来核查自己的身份。在被追捕的岁月，脑海里反复出现的载誉而归的场景却没有如期到来。这些日子他一路经历过来，他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在日复一日地等待消磨中，他的耐心渐渐变成了焦虑，焦虑又变成了失望，失望恶化成愤怒，冲撞着他忍耐的极限。今天又狭路相逢，遇见了他与之周旋了三十八年的缉捕者，最终左乳的精神分裂症不可遏制地全面爆发，他又一次踏上了心理上的逃亡之路。

戴精国情知无法赶上去，他对大厅里追到门口看热闹的工作人员说：“我是追不上他的，快拦住他，会出事的，他可真是台湾地下党啊，是你们的大英雄啊！”

有人在高声叫道：“快打——〇！”大厅里响起一阵慌乱的脚步声。

三个小时以后，当戴精国和那位民政厅的女办事员匆匆赶到了精神病院的病房里，左乳被专用皮带牢固地绑在床上，已经安详地睡着了，嘴里却时不时地嘟哝着。两位警察见他们走进来，就站了起来，诉苦似的说：“他太能跑了，穿街过巷的，车都没法追，我们的一个马拉松冠军追了他十几里地，才撵上他。”

戴精国苦笑着说：“我追了他几十年了，今天才看清他的脸。”

左乳昏睡了三天没醒过来，一直在说着颠三倒四的胡话。

戴精国和女办事员坐在医生办公室里，等待着医生诊断的结论，眼里充满了关切。面容清癯的劳教授从隔壁屋里走了过来。劳教授是精神病院最权威的主治医生，他两鬓霜白，眼角有细细的鱼尾纹，一双温和的眼睛里透着气定神闲的儒雅和看穿世事的豁达，保养得泛白的皮肤和白大褂领口露出来的精致着装，带给人庄重明朗的形象，能感觉出主人对修身养性的注重。

劳教授刚在医院“法医精神病鉴定室”里鉴定市公安局刑侦队送来的一个杀人犯的精神状态。此时劳教授一边用纸巾擦拭着双手，一边还在想刚才那杀人犯的症状。他在见到这个杀人犯前，通过媒体对他的犯罪事实早有了解，关心媒体上报道的每个案件已经成了劳教授每天必需的功课。倒不是劳教授喜欢那些暴力犯罪新闻，因为他知道，案子只要一破，公安局就会把那些看上去思维和情绪比较极端的罪犯带到精神病院来，让以劳教授为首的精神科权威们对案犯的精神状况做出鉴定。久而久之关注

媒体上报道的法制新闻便成了劳教授的工作，反正是早看早了解。公安部门对劳教授每次在鉴定中表现出来的机敏和果断印象深刻。

劳教授虽然对这名杀人犯的案情早已知晓，今天对这个罪犯的身世也了解了个大概。杀人犯是位台湾来的投资商，他把跟他一块来大陆做生意的伙伴杀了，为了达到匿尸灭迹的目的，这位台湾人竟然用绞肉机把生意伙伴给绞碎了。公安局最后去搜集证据时，只找到死者的几百块碎肉片。劳教授见过不少变态的杀人狂魔，但是这个台湾人的作案手段还是给他留下了恐怖的印象。

劳教授第一眼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罪犯时，被对方臭烘烘的身体和脏乱不堪的装束给迷惑住了，那白面书生般的脸上和破烂的衣服上淡黄未干的很可能是大便。按说一个有身份的台湾商人，即使为了装疯逃避法律的打击，把自己搞成这样也是需要非常强的心理承受力的。难道对方真的是在作案过程中，经受不住残酷而细腻的杀人环节受了刺激，被吓成了这样？这模样看上去可是标准的精神病人，但劳教授可不是一般人的眼光。他审视对方，不会在意对方的外表，他最关注的是对方的眼睛。眼睛才是人的心灵之窗，只有那里闪现的光芒，才能看出对方的思想是否已经紊乱，是否仍然清晰，是否有瞬间的理性。劳教授从进入鉴定室开始，就没有像其他医生一样，要么戴上了口罩，要么有意无意地捂上了鼻子，劳教授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杀人犯的眼睛。显然杀人犯已经知道了那双迥乎异常地盯着自己的眼睛，因为其他人虽然都会看自己，但是那些眼神是在自己周身上下游动着的。劳教授从对方故意回避的眼光里似乎感觉到一些什么，他觉得对方的全部表象说不定都是伪装。

劳教授心里清楚，大凡送来鉴定的罪犯肯定是案件影响比较大的。像今天这位杀人犯是台湾人，在法律程序上，办案单位肯定是非常谨慎的。最后劳教授的意见是：为了慎重，需要把台湾人留置医院再观察一段时间。公安局采纳了劳教授的意见，就把台湾人留在了医院里。

劳教授每天已经习惯面对不同的患者和患者的亲友。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用温和的眼神审视着一男一女两位访客。女的穿着朴素的碎花衬衣，戴着一副普通的眼镜，从她略显焦急的神态可以看出是来自本地的病人亲友或者同事。另外一位有着一副刀削斧砍的脸部轮廓，一头干净整洁的短发，配上那双能看穿对方心底的鹰隼似的眼睛，一眼望去就像是长期与人打交道且能承受压力的警察。但看他身上做工讲究、质地优良、笔挺修身的西服和雪白挺括的衬衣，又不好确定这是不是警务工作人员。劳教授跟警察的交道可是打得比较多的，在他的记忆里，警察可以有面前这位的神态和形象，

但是很少见有他那么一身讲究的西服，尤其他身上似乎有种藏而不露的洞察人心的特质，这一点倒像是自己的同行。

两位见劳教授走了进来，于是都站了起来。女办事员恭敬地问：“是劳教授吧？”劳教授笑了笑，然后做了个请坐的手势。女办事员自我介绍说：“我是民政厅的小关，他是台湾来的戴先生。”劳教授客气地对两位点了点头。小关继续说：“前天我们来办过左乳先生的就诊和住院手续，当时没见到劳教授。”

劳教授说：“前天我轮休没来。你们都是左乳的亲友啊？”

小关说：“那倒不是。戴先生也是台湾来的，是他的同事吧。”

戴精国用手不自然地理了理自己的西服门襟，他想自己哪是左乳的同事，那可是势不两立的手和敌人。这也难怪，年轻时自己全身上下充满了戾气，要是早抓到左乳，他可就活不到今天了。话说回来，如果当初不是那么铁血，自己以及同仁们也没有退路，早就跳海了。他清了清嗓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说：“同事算不上，曾经的对手吧。”

劳教授笑了起来说：“有意思啊，对手也关心起对方的身体来了？”在劳教授看来，这位面色严峻的戴先生煞气太重，他还不清楚这位戴先生和绑在病床上的左乳是什么关系，但从两人的外表可以看得出，这两人在台湾的身份、地位、经历肯定是截然不同的。左乳可以看出在台湾是底层被边缘化的一方，而戴先生在台湾肯定是主流的上层的一方。这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估计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激烈的交手、斗争，但直到今天两人之间可能还没有分出胜负。

戴精国没有过多解释：“不打不相识嘛，再说那也是年轻时的事了，现在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劳教授说：“有气量，说得好啊。那你们肯定比较了解左乳发病前的情况吧？”戴精国和小关都点起了头。“那你们先给我说说患者发病时的情况。”劳教授在病历纸上简要地记录了起来。

听过戴精国和小关的介绍，劳教授说：“不是吓唬你们，我认为患者的病情非常严重，直接原因是他长期在台湾被追捕，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但是这些症状因为患者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超人的意志力被压制住了。当他回到大陆，一直期望的被认同感没有得到及时的回应，他视为神圣的使命忽然变得没有任何价值，加上你这位仁兄的出现刺激了他，他彻底地迷失了自己，思想上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已丧失了正常的逻辑思维能力。现在且不说他何时苏醒，即使醒过来也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不近情理的人

了，而且他已经出现暴力倾向。”

小关焦急地说：“这个人的材料已经报到中组部去了，说不定真是一个大英雄呢，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治好啊。”

劳教授思索了一会儿，对小关说：“如果要想治好他的病，可能要从帮他理清紊乱的思维着手。必须有非常了解他的历史的人，按照我的治疗方案来理顺他的思维记忆，其间可能要花上半个月左右的工夫，或许有效果。”劳教授说这话时看了看戴精国。

戴精国想这件事情真是这么巧，自己在台湾追了他几十年都没能碰上他，可在这么遥远的广州，两人却不期而遇，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一种缘分还没有走到头？再说这小子几十年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就那么巴掌大的一块地方，不知道是凭着什么障眼法，竟潜伏得那么深，那么隐蔽。自己动用了很多人手，通缉令也一直没有撤销，可就是不能把他缉捕到案。从今天的观察来看，这家伙好像也没有整过容，但是他却像学了奇门遁甲似的总是突然就人间蒸发了。自己在办理退役手续前唯一不能结案的案犯就是这家伙，他是自己特工生涯的耻辱。戴精国为了这家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内心的纠结、上峰的指责……今天虽然从职责上来说，一切都与自己没有干系了，但是左乳已经是长在自己肉里的一根小刺，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间，只要他听到左乳在台湾的名字“左海”，他都会像受了惊似的警醒。他不把左乳的来龙去脉搞清楚，就像自己身上的这根刺没有拔出来似的，全身都会感到不舒服。

他有点后悔在这里碰上这个老冤家，本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已经把这个老冤家忘得差不多了，没想到这次的巧遇又掀开了那段对自己来说很憋屈的记忆；但他又有点庆幸在这里碰上这个老冤家，他想既然现实又让自己翻开过去那一页，那就趁机清理掉那些不快的记忆，他总不能把这段难堪带到棺材里去吧。这么一想他就觉得气顺了，有点欣欣然的感觉。他现在可是有大把的时间，能在这个年纪搞清自己一辈子都没有搞清的案子，那实在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他于是对教授说：“他的发病，我是有责任的，我愿意配合你，再说这个世界还有谁比我更了解他呢？”

劳教授开始介绍患者的行为：“从他现在每天嘴里嘟哝的声音中，我们听出他说得最多的话是‘早说早死，晚说晚死，不说不死。’”

戴精国的记忆倏地跳回到那一年，他清楚地记得那个宁死不屈者的容貌，这次来大陆转送的遗书中也有他的一份：“那句话是中共台湾省工委的武装部长张志忠在台北的看守所对其他在押人员经常说的话。”

劳教授一挑眉毛，惊讶地问：“左乳他坐过牢吗？”

戴精国有点失落地回答：“没有，就差一点，每次都被他跑掉了。”

劳教授说：“他来医院前的表现是拒不配合、坚决抵抗的。这些说明他现在脑子虽然很乱，但是其思维或者说记忆的中断点还是停留在他认为的自己已经被抓捕的过程中。也就是说我们要想进入他的思想与他沟通，重新组合连接他的思维记忆，这个他被捕入狱的时间点是我们的切入口。我们要从这个切入口进入他的记忆，与他对接，用疏导的方式来治疗他。既然这个点是他被捕入狱的记忆，我们可以通过扮演国民党的侦讯人员审问他的过程中重新调整他的思维，理顺他的记忆。”

戴精国有些没有把握：“受审的精神压力是很大的，会不会使他病情加重？”

劳教授说：“当然，这些虚拟的场景对于他来说都是真实的。对于他，你这个老对手可能了解得更更多些，你以为，如果当年你抓住了他，他是否会投降？”

戴精国肯定地说：“不会，打死他也不会降服的。”

劳教授说：“你这个侦讯专家的结论很关键，它决定我们能不能采取这个方案来治疗。如果他在你的审问中投降了，这与他的价值观、他的坚守会形成强烈对立，那他会因为承受不了这种反差彻底崩溃的。”

“那崩溃的最坏的结果？”小关急忙问。

“最坏的结果就是完全疯掉。”劳教授肯定地回答。

小关问：“如果不采取这种方案呢？”这时小关的心里可是说不出的滋味：单位实行了首问责任制后，这两位老人阴差阳错地在不同的时间段里全都找上了自己。特别是左乳这位老人来时，自己本是请了假正准备出门时碰上了。他们随意问一句不要紧，自己可是单位里被他们首先问到的，那就要负责到底了。这两位老人的问题都不是自己乃至单位就能答复的，那可都是跨越了几十年的历史问题。需要层层上报，还需要花时间调查研究，绝对不是马上就能办妥的。而这些老人一个个都像是等不及似的，隔三岔五地跑来追问，自己只能耐心解释。谁想到居然把左乳老人的精神分裂症急出来了，她非常清楚，万一老人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她急切地盼望着左乳老人的身体能迅速好起来。

劳教授答道：“他已经是个轻度疯子了，当然如果不这样，只要病情不恶化他也只是个轻度疯子，这个险还是值得冒一冒的。”劳教授顿了顿又说：“只要他是个硬骨头，那你的审讯越逼真越好。不管他回不回答你的问题，你只管按照时间线索一个一个地提问。甚至是启发性的，帮助他理顺记忆和思路。然后留有时间让他回忆，不要问得太快，他毕竟是个病人，这样疗效才会最佳。这是我的方案，你们先去准备，该准备

的道具一样都不要少。”

戴精国心里在想，没想到居然又要回到从前办案子的状态了。自己都退下来好多年了，这些年来，都是靠回忆过去来打发时间。有时候闲得无聊，还不时转悠到老单位去，老同事们开始还挺热情地接待自己，去的次数多了，大家遇到自己就开始找借口回避了。戴精国心里很清楚，人家在同僚可有忙不完的事，哪里总有时间来陪自己聊天，自己也就不再往老单位去了。于是为自己经手的匪谍案中的死者转送遗书成了戴精国的主要工作。今天劳教授临时安排的任务倒是很合自己的口味。有好多年没有审过案子了，自己审案的水平在保密局可是有口皆碑的。当年的大案重要人犯，局长可是点着自己的名，让自己主审的。这回又让自己“重操旧业”，当然令他十分的兴奋。更何况“审”的还是自己的老对手。他原以为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审左乳了，没想到这小子还是没有跑出自己的手心。想到这儿，戴精国就想笑，虽说感觉有几分滑稽，不管是不是演戏，反正这一辈子左乳你还是进了我的审讯室。戴精国真有点跃跃欲试，迫不及待了。

两天后，开始审讯前，戴精国依吩咐换上了一套国民党少校服。戴精国一边扣军服扣子一边说：“这扣子一看就是假的，少校？给我连降了几级。”

小关在帮忙掸掉军帽上的灰尘，忍不住笑道：“戴先生啊，这是从话剧团好不容易借到的，您就将就点吧。”

戴精国自嘲地说：“我这是最后一次为党国审问匪谍了。”戴精国踱进病房，四下望去，墙上贴着“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几个手书大字，字的上方是一张三十年代蒋总统的戎装标准像，下方还有一张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印有蓝色国民党党徽的案卷，一把老式的绿壳台灯亮着。左乳被五花大绑地绑在床上，宽厚的几根牛皮皮带一头是固定在铁床上的，一头牢牢地绑在左乳的四肢上，还有两根皮带交叉地绑在左乳身体的躯干上。戴精国心想精神病院的捆绑技术比起他们侦缉部门的一点儿都不逊色，看样子精神病人比匪谍更难对付。戴精国笑了，心想这个场景确实还很逼真。不过躺在这里的左乳既是匪谍又是精神病人，那就更不容易对付了。戴精国翻着桌上的案卷，那案卷里面什么都没有，本来就是道具，能有什么呢。他不能明确的是此时睡在他面前的左乳是否脑海里也和这个案卷一样，是空白的还是紊乱的。他想这个对手现在虽然是身兼两种身份，但是说不定他已经失去了方向，失去了正常思维。也许左乳会很配合，就像以前自己审过的匪谍，一旦精神失常，那就是彻底崩溃，就会放弃坚守，就会投降。

戴精国整了整军装，在木椅上坐了下来，对着床上的左乳说起开场白：“你本名是左乳，在台湾化名左海，中共台湾省工委的‘特交一号’，负责传递台湾最重要的军事情报，和在紧急情况下负责秘密转移台湾省工委的匪谍。只有省工委第一把手蔡孝乾和你单独联系，你是共产党在台湾最重要的交通员。你的情况我们可能比你清楚，你很善于奔跑，是一九四六年中央大学的长跑冠军。但是今天你也终于落网了，你现在必须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是哪一年离开大陆的？从哪里离岸的？是怎么潜入台湾的？时间？地点？你可以慢慢想，不着急，想清楚再回答。”他轻车熟路地照本宣科。

左乳睁开双眼，蹙着眉头打量着这间审讯室，他可是第一次进到这样的地方来，那枚青天白日徽就是国民党的标志，在台湾随处可见。挂在墙上的那位老人，他曾经在瞄准镜里那么近地看过他的五官，那时他的笑容要比这标准像亲切得多。他可不是光头，他的两鬓已经是全白了。他当时是戴着大盖帽的，不知道他是不是谢了顶。自己差那么一点就把那颗水银子弹射进了这位老人的额头。他想这间房子肯定就是审过自己的很多战友的审讯室吧，他们在这里不仅要接受敌人的诱供，还要受到敌人的拷打。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变节的，就是在这里投降的，自己看样子马上也要过这一关了。他想：来吧！你们有什么招就尽管使出来，我等着你们呢！

戴精国的提问理顺了左乳的跳跃式的思路，他一时想起来了，自己被保密局设计诱捕，深陷牢狱。抓他的那个平头干员，速度没有自己快，但是耐力比自己强。他们跑过了一个长长的村子，那个村子人太多了，而且一路上都有保密局的探员设伏。他跑了很久，越过山冈、森林、海滩，但最终还是被那个体力超群的平头干员抓住了。他自己曾经立下的那句“只要不用子弹，你们就永远追不上我”的预言被打破了，这让他感到非常的沮丧。